

在康定，水有着不一样的声音

又是新年憧憬时

■龙玉纯

时光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喜怒哀乐，而放缓它那从容向前的脚步。北风吹开腊梅雪花烟花窗花一起绽放，又迎来了充满憧憬与畅想的崭新的一年。

我呼吸着喜庆的氤氲漫步在见证岁月新旧交替的冬日清冽阳光下，眺望着在小雪大雪冬至节气后渐渐变得青中夹枯水黄亮色的山峦，俯看着那因枯水季节变得有些消瘦但仍在欢快流淌的母亲河，过去一年的幸福快乐与辛酸苦辣顿时汇集一股热流涌向眼前。

回顾一年的追求跋涉，有挫折有疼痛有反思有回味有收获。不管过程与结果是失望还是落寞，是成功还是荣耀，我那温馨的家庭总是默默地给予我无限慰藉与力量，甚至是清醒与勇气。年近七十古稀的父母双亲仍相互依偎扶持不要儿子操心费力，而且还往往在关键之时给我精神与物质上的鼓励与鞭策。肩负重任与家庭重担双职爱的爱人从不言辞辛苦劳累，把源源不断的爱与柴米油盐酱醋茶恰当地调和在一起，时时让我和童年的儿子享受船回港湾的幸福感觉。把嬉戏玩耍当成目前最惬意之事的家伙，不时也带回一张百分试卷或者奖状让我享受为人父的自豪与喜悦。

带着家的温暖走向不仅是为稻粱谋的工作岗位，我尽情地挥洒着全身上下聚集的充沛精力，和那还有些差强人意的能力，像故乡田野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亲一样埋头耕耘，把内心深处那份真诚与脑海中日渐成熟的个人理念注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期盼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希望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忙忙碌碌，没想到事情与事业有时就像两条平行的轨道，总是保持着让人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现实距离，仅凭我的双手无法将它们拧成理

想中的一股绳，于是不是唐吉珂德的我经常还要遭遇风车大战。忙前跑后的一年辛劳让我的额头上平添了许多皱纹，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世故与名利权衡还将继续让我新增白发，多容易老我无怨无悔可疑问尚存，经过了漫长岁月修炼的人类，从蒙昧野蛮迈入文明的门槛已经数千个春秋，为什么那点本性的矜持在看不见的名与看得见的利面前总是那么不堪一击呢？

身心在无端杂事的纠缠中逐渐走向疲惫，像温水煮青蛙般考验着我的性情与耐心，我无法回避只能直面应对。对于我来说消除心灵疲惫的最佳途径是看书和写作，一年来我利用生活的闲暇一头扎进书房亲近书本，让心灵与书本中的人物与故事深度对话，用蚕吃桑叶的毅力从书本中不断汲取养分，使心灵回归修复比平常更加滋润丰腴充盈。我始终坚信，生命要想维持，需要物质的养分；生命要想长久，需要知识的养分；生命要想有价值，需要思想的养分。每每合上书后我还会拿起那珍贵的笔，以我手写我心，记下自己的成败得失和所思所想所悟，或歌或叹或讽自己看到的美丽丑陋善良邪恶。一年来得益于各位报刊编辑老师的提携与厚爱，长长短短的稿子先后有十多篇变成铅字，虽然自知我的文章没有写到错综见意、曲折生姿的水准，但扪心自问没有一篇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

一元复始万象新。聆听着街边广场那欢快的锣鼓和秧歌，喜望着随处可见的鲜艳大红福字，我在心海里郑重地播下一串串新年祝福，祝福世界和平、国家和谐、家庭和睦、生活和美！从今天起，我将彻底抛弃原来那不切实际的想法，忘掉过去那失败的伤心，不再沉醉那曾经的辉煌，重新收拾好心情与行囊，用执着和信念去灌溉新年的希望。

冬天的旋律

■康伟明

我一直认为，冬天具有四季之中最为唯美的旋律。只要你愿意放低自己的灵魂，敞开心扉去静静聆听，你就会被一段段动听的旋律所震撼。但这段旋律只属于冬天，只属于那些有“心”的人。

当季节由深秋转为初冬时，万物更显得萧条、冷寂。一切的繁华兴盛走向了衰败，艳丽的色彩相继隐匿，大地重新换上了灰色的着装。这时，冬天的旋律低缓如同幽怨的箫声。但正是因为这段低缓，足以牵起万千愁绪的开头，营造了一段旋律特殊的氛围。曲子旋律的开头常以低缓为格调，是因为这样更容易在悄无声息中把人带到音乐当中来。

随着冬季的正式来临，旋律开始由低缓走向急促。天空不再是一味的孤寂和冷清，而是寒流直下，气温骤然下降。有时候甚至几个月都是冷雨不断，刺骨的寒风伴随着潮湿的气候，让人的心也是冷冰冰、潮润润的。这段旋律的走势必定是愈发急促的。你看，灰暗而潮湿的天空之下，几只掉队的寒鸦匆忙掠过上空，嘎吱的叫声和萧瑟的影子留给人们无尽的伤怀。于是，冷雨砸地的声音混合着冷风折向枯树的簌簌声，让这段旋律开始走向急促。

冬季旋律的高潮部分当属

下雪时刻。飘飘扬扬的大雪从亿万高空倾泻而下，不一会儿便覆盖了世界万物，成为了世界的“王”。它所到之处，皆为白色，无论是石头、河流还是火或者其他。总之，它具有覆盖一切的神秘力量。它妖娆的姿态随风飞舞，没有固定的飘飞轨迹，而是顺着风，抑或顺着“心”飞舞。而世间万物也乐于将自身作为一个承载体，承载这美丽而妖娆的雪，承载这段旋律的高潮。“白”战胜了“灰”，迅速主宰了世界。也从这时起，阳光开始破云而出，一束束鲜嫩的光芒顿时抚摸万物，温暖再一次来到人间。

当温暖的阳光出现，冬季的旋律就好比走到了垂暮之际。万物内心紧绷的绳也得到了放松，笑容中再度回到了他们的脸上。“瑞雪兆丰年”，一场大雪结束了这个冬季，也结束了这段震撼的旋律。很多人都喜欢这段即将停止的旋律，是因为它温暖而愉悦。但是仔细想想，如果没有之前的低缓、急促和高潮做铺垫，这段即将停止的旋律还是温暖的吗？而这整段旋律又还是完整的吗？

我由衷喜欢冬天，不仅仅因为它的雪景无与伦比，更因为它具有其他三季所无法比拟的跌宕起伏的旋律。其实，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坦的路虽易走，却难以留下可贵的记忆；跌宕的路尽管难走，却能够产生刻骨的动听旋律。



流下去。

水流湍急，浪花滚滚，空气相当湿润，一丝丝地钻进你的鼻翼。站在河边，衣服上也蒙上了一层雾气。这时，想起了廖西鸿的《康定听水》中那句“一粒一粒水声，在康定城里穿行”，让人惊叹人们对康定的水多么好的直感，让人知道什么才是相濡与沫的真实含义。

对康定的水，你不能倨傲，你必须俯下身去，去感受一下它的冰凉、它的凌厉。你得闭上眼睛，侧耳静听，你会听到一曲天籁的混响，有风声、有鸟鸣、有马嘶、有羊咩、有牛哞，有姑娘的欢唱，有汉子的鞭声，有经幡随风起舞的脆响，有寺庙呢喃低语的诵音。你闭上眼睛，凝心静想，你会看到一卷斑斓的画卷，有盛装的少女，有彪悍的汉子，有奔驰骏马，有转动的经筒，更有高踞的寺庙，有那一朵两朵三朵四朵无朵摇曳的格桑。这时的折多河多么有声有色。

康定的水，就这样举着内心的锋芒，迎迓你而来。

河水撞击河床，也撞击着人们的心房。康定，较低的气温常常让人感到凛冬将至。而这里的人们却若无其事，质朴坚毅，常有微笑，让人惊讶得有些失语。常居久住，你才知道他们内心似火，对乡土的热爱让这座高原的小城无愧于“打箭炉”的美称。这里有冰与火的主题，这里的人们都经过雪雨风霜的锻打，成一支支利箭，穿透岁月的坚冰。这是一座冰与火的小城，注定在这里的人们会经过岁月的锻打，具有铁一般的意志。

生活中总有东西在逼近，也被岁月封存，并在光阴里跳跃，追随走远的脚步。我不知道，那些高踞在山壁上神佛，在岁月中点化了多少灵魂；也不知奔腾不息的折多河，在尘世中洗涤了多少人的心壁。我只知道，生活在这里，我是否该填满一长串或深或浅的足迹，在前行中积累、纪念，在没有追悔中期待、向往，安身立命，不虚此行。

一城一曲，康定的水，奔腾着人心，让《康定情歌》有着另一种律动，质朴、炙热、奔腾，砸地成坑。虔诚的灵魂、奔腾的情感，留存着岁月的胎记。

岁月如水，且歌且吟。痛而不言，笑而有声。



静思。苗青摄

父亲

■可言

一
他的脸，渐渐地长出了父亲的轮廓，他于是仰着头，想念他。

他记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和父亲站在窗口，父亲忽然向窗外的黄昏伸出手去，竟无中生有地拿回了一块四方方的米花糖，笑着递给他，他鼓足了惊讶的眼睛接过来，一边细细咀嚼，细细品味，一边又无限惊喜，无限景仰。

他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去赶集，他非要撵着去，父亲便哄他说：“你就在家里好生呆着，爸爸回来给你带雪糕吃。”他满心欢喜地点了很多次。

夕阳西下时，父亲终于回来了，他定定地看着父亲，仿佛有所期待似的。

父亲突然一拍脑门，说：“哎呀，本来雪糕都买好了，但你知道今天天儿太热了，回来的路上呢，就化啦！下次给你带不会化的，怎么样？”

他悻悻地转过身，准备再也不理父亲。

“嘿，可言，你看这是什么？”父亲突然叫住他。

他回转头，小小的眼睛里看见了父亲怀抱着一个大大的西瓜。他再次鼓足了

眼睛，再次惊喜。

二
窗外的夜空，星星缓慢地踱着步子，显得安详而神秘。那灿烂的夜空里，似乎充满着无垠的故事与回忆，仿佛在等待着某位有故事的人去感受它、呼应它。

他于是又记起了在一个星光铺满天野的晚上，父亲把他背裹在绿色的军大衣里，披星戴月地顶着严寒去看乡间的坝坝电影，他感到寒风呼呼地灌进耳朵里，但父亲的背窝里却实在温暖极了，尽管看着电影晃动的画面，但还是有人声鼎沸中，石沉大海一般地，沉沉睡去了。

他后来听得父亲讲起，那晚看的是《三打白骨精》，人很多，正看得起劲，一个老婆婆不知怎么回事，对着电影的幕布卯劲地扔了一块石头，大家很惊讶，于是有人问她：“嘿，你干什么，老太婆？砸坏了赔得起吗？”

老太婆却很激动，皱起满脸皱纹，说：“那个白骨精，她，她要吃唐僧啊！”

周围的人听了，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是哭笑不得。

父亲讲述得时候，显得十分平静，只是微笑着。他却托着眼帮，听得开心极了。母亲则在一旁一边纳着鞋垫，一边俯

合着笑。他真担心母亲的针刺到手。

后来每次看《西游记》，他总是想起这个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

父亲的故事总是很多很多，《搜神记》里《干将莫邪》等等引人入胜的故事，让他既觉得森严恐怖，又觉得意犹未尽，后来在书上亲自读到父亲所讲的童年故事，他总是倍感亲切与温馨，感觉这是故人相遇，而父亲又在耳边谈笑风生了。

他沉浸在了自己童年的记忆里，渐入佳境。

三
十七岁那年，他上高三。一天历史晚自习课上，班主任忽然把手递给他，告诉他有人打电话找他。他匆忙接过电话，是母亲的声音，他隐约感到了一种隐隐的惊悸与担忧。

看着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打着点滴的面庞安详的父亲，满脸疲惫的母亲告诉他，说医院已经检查出，是前列腺癌，晚期。这时，他似乎看见了母亲纳鞋底的手忽地被针刺出了血。

“我的病，不用医了。”几天后，父亲从容地说。

这是他所记得的父亲留下的最后的话。

四
父亲离开后的十年间，他经历了风风雨雨，也历经了风风火火，他见到了父亲所描述的人生的辽阔，也感到了父亲所感叹的古道西风瘦马的饥渴。

好多好多欢乐
好久好久都未曾与你分享
这些欢乐，再放
再放可就陈旧了呵

陈旧
或会变成陈酒
可那时的我
又该与谁共饮这些佳酿呢

工作以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些句子。合上日记，他洗了把脸，对着镜子，他发现他的脸，渐渐地长出了父亲地轮廓，他于是默默燃起一支烟，准备慢慢地用一生来尊重和想念他。

窗外的夜空，星星还是缓慢地踱着步子，安详而神秘。那灿烂的夜空里，似乎充满着无垠的故事与回忆，仿佛在等待着某位有故事者去感受它、呼应它，然后相约在宇宙茫茫时空中的某个瞬间，一起化作一片转瞬即逝的流星……

思绪踉跄的声音

■夏坝丁真

曾无数次数重归那片熟悉的地方
如同幽魂那样四处游荡穿梭
寻觅失落于草尖露珠滑落的诗意
还有夜幕繁星闪烁的兴奋

可是
望着悬挂的皓月冰冷的双眼
孤独的树杈发呆的表情

我哭了
捧着青春的执着哭了
当迎面袭来的风儿
再次夹着五味的气息逼近时
我捂着鼻孔开始学会逃亡

耳际飞扬的含糊不清的回声
犹如寒气灌满的钢锥
时刻刺痛着神志绷紧的大脑
脚步声越来越越急促与慌乱

刹那的白光
笼罩了远处房舍深邃的双眸
青草地上一样的脚步与一样的呼吸
却发愣于春夏秋冬指间的憔悴

雪花

第2266期